**火车六年没到站**

　　“老板，我想补一件衣服。”一个衣着老土的中年男子，提着一个时装袋，三步并做两步地走进裁缝店。裁缝放下报纸，从凉椅上站起身接过男人拿来的衣服，顺口问道：“哪里需要补？”

　　“袖子……对，是袖子！左手袖子上破了很大一个口子呢。”男人赶忙接话，眼里透着一丝焦虑不安。

　　老裁缝从时装袋里拿出衣服，警服！老裁缝惊讶地瞪大了自己的眼睛难道眼前的男子是一名警察？

　　“您是警察啊？”老裁缝压低了声音问。

　　“是……是啊。”男子望着门外似是非是的应允着。霎时，男子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刚想开口，却又把话咽了下去。

　　老裁缝把衣服拿到缝纫机前，翻寻着需要缝补的地方。他的手顿了顿，愣住了。以这套警服的做工来看，这是一套不折不扣的假警服。之所以能看出来，是因为当警察是老裁缝从小的梦想，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如愿，但他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了一名人们警察。儿子在外地上班，他每次回家，裁缝都会叫他带一件警服回来给他仔细的瞅瞅，也好过一把眼瘾。

　　老裁缝决定先稳住男人，然后再偷偷报警，谁知道他穿着这套警服骗了多少人。“十五块把。”老裁缝语气和蔼脸上堆满了职业般的微笑。

　　“好，好。”男子也跟着露出了笑容：“那麻烦您能不能补快点？”

　　“能的，能的。”老裁缝应允道，“我先去个厕所。”说完他快步走进厕所……

　　夜色悄悄浸染天空，派出所里灯火通明。“说吧，这是怎么回事。”派出所指导员指着那套假警服，严肃地注视着坐在他对面的男人。

　　“这衣服，是我从二手网上花50块钱买来的。”男子耷拉着头，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

　　“买来干嘛？招摇撞骗？”王指导员见过几例这样的案子，买假警服的人一般会穿出去骗财骗色，严重破坏民警在群众之中的威信。

　　“没有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”男人回答的声音变大，使劲摇头否认。

　　王指导员从桌子上拿起一只录音笔，做出准备录音的样子，“那你说说，你买假警服干嘛？”

　　男人缓缓抬起头：“这个要从……”就在他刚要全盘脱出的时候，他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，响彻不大的审讯室。

　　“我能接个电话吗？”男人语气里充满恳求，王指导员示意可以接，得到允许后男人接通了电话。

　　听上去是一通很紧急的的电话，男人语气很紧张，通话时间也不长。挂了电话，男人的目光移向指导员：“警官能不能先放我出去一下，我弟弟……我弟弟出事了。”男人说完眼泪簌簌滚落下来。

　　王指导员思索了一下，担心这只是男人的一个声东击西的圈套，他转念一想，那些豆儿大的眼泪应该不会骗人的。于是，王指导员带着男人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直奔医院。

　　医院的病房里，男人的弟弟就坐在病床上放声痛哭，一边哭，一边喊哥哥的名字。听护士说，他这样已经两个多小时了。

　　男人看到弟弟这副憔悴不堪的模样，心如刀绞，飞奔到弟弟的病床前，双膝“扑通”跪地，轻抚着弟弟的头发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小伟，别哭，哥来了，哥来了。”

　　小伟渐渐停止了哭泣，一边抹眼泪一边说：“哥，我以为你先下车了。”

　　“怎么会呢？要是下车，哥一定会叫你的。”王指导员站在一旁，疑惑的看着眼前这一切一脸困惑。男人把王指导员请到屋外，道出了实情：“我弟弟原本是一位火车上的乘警，那年春节，他执勤的火车终点站正好是咱们家，可谁又能想到他在火车上遇到几个通缉犯，正要抓捕时，被犯人们用砖头用力拍了几下头，大腿上还被捅了几刀…..”男人的眼泪又止不住流了下来，“从那时起，我弟弟就一直认为他还在火车上执勤，我弟弟现在走不了路了，记忆力也很差，除了我，他记不起任何人。”

　　“那假警服…..怎么回事？”

　　“他有时候情绪不稳定，所以他原本那两件警服全部被弄坏了…...但没警服他会更疯，所以我无奈就…..”

　　“哥哥，我们什么时候下车？”小伟大声的问站在门口的哥哥。

　　男人来到病床前，肯定的说：“明天就到了。”

　　男人转过头，泪流满面，喃喃地说道：“这路真长，火车一坐就是六年。”